

<<海伯利安的陨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伯利安的陨落>>

13位ISBN编号：9787807590859

10位ISBN编号：7807590858

出版时间：2008-01

出版时间：万卷出版公司

作者：丹·西蒙斯

页数：587

译者：李懿,潘振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海伯利安的陨落>>

内容概要

《海伯利安的陨落（套装上下册）》主要内容：地球早已毁灭，如今，人类在银河的一隅占据着近二百个星球，神鬼莫测的人工智能“技术内核”、为人类提供着诸如远距星际传输器和超光通讯这样的高科技，将众星连成了霸主环网。

而现在，消失许久的早期人类流亡者后裔——驱逐者却忽然出现，并与人类展开了全面的残酷战争……海伯利安星，逆时而行的光阴冢，以及痛苦和惩戒的上帝/化身——伯劳，便是这一切的殊死赌注。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因由？

谜一般的光阴冢正在打开，其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秘密？

七名艰难跋涉的朝圣者，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关于过去、未来，关于时间和生命，关于记忆与爱。

——跨越数千光年的太空史诗歌剧第二幕，隆重上演！

<<海伯利安的陨落>>

作者简介

肖仁福，出生于1948年，于1971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
1987年，西蒙斯成为了全职作家。

他是为数不多的创作领域跨越奇幻、科幻、恐怖、悬念、历史小说、黑色犯罪小说、以及主流文学小说的作家之一。

他的书籍在29个国家得以出版。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是全世界首部获得世界奇幻奖的处女作。

而他的首部科幻小说《海伯利安》，则甫出版就荣获了世界科幻最高奖项之一的雨果奖。

《丹佛邮报》评价《海伯利安》时说：“西蒙斯的天才把太空歌剧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史诗。”
可以说，作者用富有想象力的笔触，描画了一个具有“西蒙斯”风格的宇宙。

<<海伯利安的陨落>>

章节摘录

1 在无敌舰队驶离环网开赴战场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生命的最后一日，我应邀参加了一场宴会。

那一晚，在环网的一百五十多个星球上，处处都在举行宴会，但只有这一场，才最为至关重要。

我借由数据网签发了接收函，看了看我最漂亮的正式夹克，确定它干干净净。

然后从从容容地洗澡、剃须，小心翼翼地穿戴一新，最后通过邀请芯片中的一次性触显，在约定的时刻从希望星远距传输到了鲸心中心。

此时，鲸心所在的半球正值傍晚，无所不在的清淡光线照亮了鹿苑的小山、低谷，照亮了远远延伸至南面的中央政府楼群的灰色高塔，照亮了特提斯河两岸成行的垂柳和发光的火蕨，也照亮了政府大楼本身的白色柱廊。

数千来宾正聚集于此，安保人员向每个人一一致意问候，对照DNA模式检查我们的请帖代码，然后手臂和手掌优雅地一挥，为我们指出通向酒吧和餐厅的路。

“约瑟夫·赛文先生？”

向导彬彬有礼地对我确认道。

“正是在下。”

“我撒了谎。”

这是我现在的名字，但从来不是我的身份。

“首席执行官悦石大人希望在稍后的晚间见您。”

等她有时间见您时，我们会通报于您。

“好的。”

“除了已提供的点心或娱乐，若您有其他要求，只需大声说出来就可以，地面监督会设法给予您帮助。”

我微笑着点点头，把向导撇在身后，信步向前。

还没迈出几步，他已转过身，接待从终端站台上下来的下一位来宾了。

前边是一个矮丘，我站到上边，视野开阔。

有上千来宾正在上百英亩的新修草坪上闲步，在修整成艺术形状的森林中漫游。

面前的草地宽阔绵亘，笼罩在河岸树木投射的影子之下，那里布列着规整的园林；草地上方，一幢宏伟的政府大楼拔地而起。

乐队正在遥远的庭院中演奏，隐蔽的扬声器将乐音传送到鹿苑最为遥远的地域。

一列列电磁车队从远处空中的远距传输门中盘旋而来，接踵而至。

有好几秒钟，我观赏着那些衣着光鲜的乘客从终端人行道旁的站台上登陆，那千奇百怪的飞船让我几乎看得入迷了；傍晚炫亮的灯光不止来自于标准桅轻、阿尔兹和须磨艇的船体，也散发自漂浮驳船的洛可可风格甲板和古式掠行艇的金属船壳。

它们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古雅，早在旧地还没灭亡时，它们就已经出现了。

我慢悠悠地走下缓长的斜坡，来到特提斯河边，途中经过一座码头，有众多乘客正从形形色色的船筏上下来，那场面令人惊叹。

特提斯河是唯一的一条遍及环网的河流，一路流经永久远距传输门，穿越两百多颗星球和卫星，能居住在它沿岸的都是霸主中富可敌国的人。

这从沿岸的船只中就可见一斑：大型钝锯齿巡洋舰、满帆启航的三桅船，还有五层驳船，看上去大多都装备了悬浮装置；精雕细镂的船屋，显然是依照它们的远距传输器量身打造的；从茂伊约进口的小型移动小岛；大流亡前期的运动型快艇和潜水艇；来自复兴之矢的各色各样的手工雕琢航海电磁车；还有一部分最新式的无所不达快艇，它们的轮廓隐匿在密蔽场无缝的反射性卵形外表下，看上去一片模糊。

迈步走下这些船只的宾客也是光彩夺目，令人难忘，丝毫不逊于他们的交通工具：个人的着衣风格跨度甚广，有显然未接受过鲍尔森理疗的客人，他们身着大流亡前的保守晚礼服，也有身体受过环网最为闻名的基艺家塑造的客人，他们披挂着本周鲸心最为抢手的流行服饰。

<<海伯利安的陨落>>

我继续向前，最后来到一张相当长的长桌前，等我走到头，盘子里已经堆满了烤牛肉、沙拉、太空鲑鱼片、帕瓦蒂咖喱和新出炉的面包。

傍晚的霞光逐渐淡去，暮霭降临。

我在花园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望着星辰在天空中次第出现。

附近城市和政府群楼的灯火让今晚无敌舰队的景象有些黯淡，但鲸逝中心的夜空却是数个世纪以来最为清朗的一晚。

我旁边的一个女人笑意盈盈地朝我望来，“我敢肯定咱们以前见过。

”我报以微笑，同时确定我俩从没见过。

她极富魅力，年纪也许有我的两倍，大约五十七八标准岁，不过有赖于金钱和鲍尔森理疗，看起来比二十六岁的我还要年轻。

她的皮肤十分白皙，看起来近似于透明。

头发系成一条上翘的辫子。

身着的轻柔衣物露出大半的胸部，完美无瑕。

那眼神却是冷冷的。

“也许我们见过，”我说，“不过这可能性似乎不大。

我的名字叫约瑟夫·赛文。

”“当然，”她说道，“你是位艺术家！”

”我并不是艺术家。

我是……以前是……一名诗人。

但是自从一年前我真正的人格死而复生之后，我便占据了赛文的身份，自称艺术家。

这些在我的全局档案里面都有记载。

”我记得。

”女士笑道。

她没有说实话。

她是用自己昂贵的通信志接口访问了数据网，才获得了这些信息。

我并不需要访问……这个词真是别扭，又显得累赘，尽管它带着些许古韵，我也不由地觉得它老土。

我在思维中闭上双眼，进入数据网，滑过华而不实的全局屏障，渐渐滑进到表面数据的波涛之下，跟随她闪闪发光的访问脐线追寻到黑暗的遥远深处，那里流动着“安全可靠”的信息。

“我叫戴安娜·弗洛梅，”她说，“我先生是天龙星七号的交通部部长。

”我点点头，握住她伸过来的手。

她丝毫没有提及另一点，事实上她的丈夫在受到政治后台提拔去天龙星之前，曾经是天国之门上模具擦洗工联盟的头号蠢蛋……也没有提起她改名前叫做蒂尼·蒂茨，曾经当过娼妓，被中池荒地的肺管代理商包养作舞女……没有告诉我她曾两次因滥用闪回被捕，第二次还在半途上把一名家庭医师打成了重伤……也没有告诉我她九岁的时候毒死了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只是因为他威胁说要向她的继父告状，说她正在和一个泥滩矿工交往，那个人叫做……

”见到你真高兴，弗洛梅女士。

”我开口道。

她的手暖暖的，不过握手的时间略微有些长了。

”这难道不激动人心吗？”

”她深吸一口气。

”你说什么？”

”她张开双臂做了个动作，包纳了整个夜色、刚刚亮起的荧光球、花园、人群。

”啊，宴会，战争，所有的这一切。

”她说。

我微微一笑，点点头，尝了尝烤牛肉。

这是珍稀食品，质量不错，但是太咸了，让人想起卢瑟斯克隆槽里的东西。

<<海伯利安的陨落>>

鱿鱼似乎也是货真价实的。

服务员过来呈上香槟，我举杯啜了一口。

味道有些低劣。

自从旧地灭亡以来，高品质葡萄酒、苏格兰威士忌和咖啡就成了三大不可替代的稀缺品。

“你认为这次战争必须打响吗？”

“我问。”

“当然了，他妈的当然必须啦。”

“戴安娜·弗洛梅张嘴正要说话，她的丈夫就代她回答了。”

此人刚从后边走来，一屁股坐上了我们一同用餐的仿真原木。

这是个高大的男人，至少比我高一英尺半。

但是且慢，是我身材矮小。

在我的记忆中，我曾经写过一句自嘲的诗行，把自己描述成为“……约翰·济慈先生，五英尺高”，虽然我实际上有五点一英尺，在拿破仑和威灵顿在世的年代，男人的平均身高仅有五点六英尺，所以那时我只能算是略微有一些矮，可现在我竟是矮得荒唐，因为生活在普通重力水平星球的男人，普遍身高从六英尺到七英尺不等。

另一方面，根据肌肉组织或是体格来说，我显然不可能宣称自己来自高重力的星球，所以在所有人的眼里，我就是个矮家伙。

（刚才我跟你们所讲的都是用我考虑问题时使用的计量单位……自从我在环网内重生，我的思维便经历着无数改变，其中，以公制来思维是迄今为止令我感觉最为困难的。

有时候我甚至都不愿意去尝试。

）“为什么战争必须打响？”

“我问戴安娜的丈夫，他名叫何蒙德·弗洛梅。”

“因为他们那些天杀的要自讨苦吃，”这个大块头愤愤不平地说道。

他的臼齿磨得嘎啦嘎啦直响，满脸横肉都抽紧了。

那脖子短得可以忽略不计，皮下的胡茬郁郁葱葱，显然挺住了所有脱毛膏、刀片和剃须刀的攻势。

那双手比我的要大出一倍，并且比我的有劲很多倍。

“我明白了。”

“我说。”

“那些天杀的驱逐者他妈的要自讨苦吃，”他重复着这句话，重复了同我争辩的最终结论。

“他们在布雷西亚和咱们瞎搅和一气，现在又来骚扰咱们，在……在……在什么地方来着……”“海伯利安星系。”

“他的妻子说道，不过她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对，”她的贵族丈夫附和道，“海伯利安星系。”

他们想把咱们整惨，现在咱们就得去那儿，给他们看看霸主绝不能忍受这种事。

明白吗？”

“记忆中，当我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我就被送到约翰·克拉克在埃菲尔德的学院，那里有一大帮像弗洛梅这种脑瓜愚笨、拳头结实的恶棍。”

我一开始到那儿的时候，我要么避开他们，要么对他们低声下气以求和解。

但自从我母亲死后，世界改变了，我小手里紧攥着石头，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追在他们屁股后头，哪怕他们对我拳打脚踢，令我鼻子沾血，牙齿松动，我也不依不饶。

“我理解。”

“我轻轻地说。”

盘子已经空了。

我举起杯中剩下的劣质香槟，向戴安娜·弗洛梅敬酒。

“给我画张像。”

“她说。”

<<海伯利安的陨落>>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为我画张像，赛文先生。

你是名艺术家。

“我的确是个画家，”我说，空手打了个无奈的手势，“但我没带尖笔。

戴安娜·弗洛梅伸手摸进丈夫短袍的口袋里，递给我一支光笔。

“为我画张像吧。

求你了。

“我为她画了张像。

画像在我们之间的空中逐渐成形，线条起伏，跌宕回转，就像线型雕塑上的霓虹纤维。

一小群人逐渐围拢过来，在旁观看。

我完成时，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轻缓掌声。

画得不错，它精确地再现了这位女士的长脖颈那撩人的曲线、桥梁一样高高的发辫、突出的颧骨……甚至眼中略略有些挑逗的光芒。

为了适应这个身体的角色，我接受了RNA疗法，并学习了相应的课程，这是我目前绘画水平的最高水准。

真正的约瑟夫·赛文应该会画得更好……他画得好多了。

我现在还记得他在我垂死卧床的时候为我画的那些素描。

戴安娜·弗洛梅女士脸上放出赞许的光芒。

何蒙德·弗洛梅则不满地怒瞪着我。

突然传来一声大叫，“他们在那儿！”

“人群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声和吸气声，然后又沉静下来。

荧光球和公园的彩灯都暗淡下来，直至熄灭。

上千名宾客举眉望向天空。

我擦掉画像，把光笔放回何蒙德的短袍，帮他掩好。

“是无敌舰队。

“一名身着军部黑色制服、样子看起来相当高贵的年长男子说道。

他举起手中的酒杯给她年轻的女伴指着什么东西。

“他们刚打开传送门。

侦察舰将会首先进入，然后护航的火炬舰船会紧随而至。

“军用远距传输门应该在天空中的某处，但站在我们的制高点上，怎么也望不见它，我想象着，它看起来应该也只不过是星野中的一颗矩形缩略点。

但是侦察舰的熔融尾迹却清晰可见——起初像是二三十只萤火虫，又像是发光蛛纱。

接着，主驱动器被引燃了，它们如耀眼的彗星扫过鲸逝星系的地月航线。

火炬舰船传输至我们眼前时，人群又不约而同发出一阵吸气声，它们的火光尾迹比侦察舰的尾迹要长上一百倍。

鲸逝的夜空从天顶到地平线都布满了金红色的斑驳条纹。

某个地方响起一阵掌声，几秒钟之内，政府大楼鹿苑的原野、草坪和齐整的花园都充满了狂热的掌声和激扬的欢呼。

来自一百个星球的穿戴高贵的亿万富翁、政府官员，以及豪门望族的成员，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一切，军国主义和嗜战的渴望本已蛰伏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已完全充斥在了这些人的脑袋里。

我没有鼓掌。

周围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我，我喝光了杯中的酒——现在这不是为弗洛梅女士的祝酒，而是向我的种族持续至今的愚蠢致敬——我又倒光了剩余的香槟。

这东西真是淡然无味。

头顶上，小型舰队中更加举足轻重的舰船已经传送到星系内。

我略微查了下数据网（它的表面现在布满了此起彼伏的数据流波，直到汹涌得像是暴风雨笼罩下的海洋），便已得知，军部空间无敌舰队主要军力包括一百多艘最高性能回旋飞船：暗黑的攻击航母，它

<<海伯利安的陨落>>

们的发射臂扎成一捆，看起来好似投枪；3C指挥舰，如同黑水晶质地的流星既美丽又别扭；球根形状的驱逐舰，看起来像是臃肿过头的火炬舰船；环形防御警戒哨，它们所蕴含的，更多是能量而非物质，宽大的密蔽护盾现在设置为全反射——明亮的镜面反射着鲸逃星群和它们四周上百条燃烧的尾迹；快速巡洋舰在舰群中游离，仿若鲨鱼在漫游的鱼群穿行；笨重前行的军队运输船，它们的零重力舱室中装载着上千名军部海军陆战队员；数十艘补给运输船——三帆快速战舰；快速反击战斗机；鱼雷自动负载调节器；超光信息接力前哨；还有远距传输跳跃舰船本身，庞大的十二面体船壳植满了一排排触角和探针，如梦如幻。

在舰队四周，不时掠过被交通管制控制在安全距离以内的快艇、太阳能干扰发射机和私人星系内舰船，它们的太阳帆吸收着阳光，反射着无敌舰队的光辉。

政府大楼地面上的宾客欢呼雀跃，掌声雷动。

身着军部黑色制服的绅士喜悦的无声哭泣着。

附近，隐蔽的摄像机和宽频率成像器将这瞬间传播到了环网所有星球，并且——通过超光仪——传播往环网外的数十颗星球。

我摇摇头，仍然坐在那儿。

“赛文先生？”

“一名警卫在我身边站定。”

“什么事？”

“她朝着行政大楼点点头。”

“首席执行官悦石大人现在想见您。”

“似乎每一个充满不和与危险的时代总会滋生一名专为该时代而生的领袖，一名政坛巨人。”

回顾历史，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历史将会如何书写。

梅伊娜·悦石就是我们这黄昏时代的这样一名领袖，虽然那个时候所有人做梦也不会想到，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写下关于她和她的时代的真实历史诗篇。

悦石曾多次被比作亚伯拉罕·林肯这一经典形象，但那天在无敌舰队宴会之夜，当我最终被引领到她面前时，我发现她并没有穿着黑色双排扣常礼服，也没有戴大礼帽，对此我感到有些惊讶。

这位统治着一千三百亿人民的议院首席执行官兼政府领导人穿着一件灰色软羊毛套装，裤子和束腰外衣的顶部只是在线缝和袖口用略略泛红的线做了点滚边装饰。

我觉得她看起来并不像亚伯拉罕·林肯——也不像阿尔瓦雷兹一腾普，这是新闻机构拿她的人格魅力类比得第二多的古代平民英雄。

我觉得她看起来只是一位年迈的女士而已。

“……”

<<海伯利安的陨落>>

媒体关注与评论

“构思宏大，文笔雄健……不落窠臼，堪比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系列》，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和吉恩·沃尔夫的《新日之书》等经典之作。”

——《纽约时报·书评》 丹·西蒙斯用一支生花妙笔，描绘了700年之后的未来。

小说见解独到，故事错综复杂，可以与伊萨克·阿西莫夫和詹姆斯·布利什的作品相匹敌，甚至是凌驾于它们之上。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海伯利安》（包括《海伯利安的陨落》）是代表最尖端水平的科幻小说……我觉得这部作品将会成为准绳，未来作品都会拿这部作品作比较，就好比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和勒古因的《黑暗的左手》在彼时以同样的方式树立了新标准一样。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伊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

<<海伯利安的陨落>>

编辑推荐

丹·西蒙斯，以这一部银河传奇，真正地将济慈之名，用火铸写于天空。

<<海伯利安的陨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